

晉

書

唐房玄齡等撰

晉書

第

八

冊

卷八九至卷一〇〇（傳）

中華書局

晉書卷八十九

列傳第五十九

忠義

古人有言：「君子殺身以成仁，不求生以害仁。」又云：「非死之難，處死之難。」信哉斯言也！是知隕節苟合其宜，義夫豈吝其沒，捐軀若得其所，烈士不愛其存。故能守鐵石之深衷，厲松筠之雅操，見貞心於歲暮，標勁節於嚴風，赴鼎鑊其如歸，履危亡而不顧，書名竹帛，畫象丹青，前史以爲美談，後來仰其徽烈者也。

晉自元康之後，政亂朝昏，禍難荐興，艱虞孔熾，遂使姦凶放命，戎狄交侵，函夏沸騰，蒼生塗炭，干戈日用，戰爭方興。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，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，卞壺之亡軀鋒鏑，桓雄之義高田叔，周崎之節邁解揚，羅丁致命于舊君，辛吉恥臣于戎虜，張禕引鳩以全節，王諒斷臂以厲忠，莫不志烈秋霜，精貫白日，足以

激清風于萬古，厲薄俗于當年者歟！所謂亂世識忠臣，斯之謂也。卞壺、劉超、鍾雅、周虓等已入列傳，其餘卽敍其行事以爲忠義傳，用旌晉氏之有人焉。

嵇紹 從子含

嵇紹字延祖，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。十歲而孤，事母孝謹。以父得罪，靖居私門。山濤領選，啓武帝曰：「康誥有言：『父子罪不相及。』嵇紹賢侔卻缺，宜加旌命，請爲祕書郎。」帝謂濤曰：「如卿所言，乃堪爲丞，何但郎也。」乃發詔徵之，起家爲祕書丞。

紹始入洛，或謂王戎曰：「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，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。」戎曰：「君復未見其父耳。」累遷汝陰太守。尙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，每曰：「使延祖爲吏部尙書，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。」沛國戴晞少有才智，與紹從子含相友善，時人許以遠致，紹以爲必不成器。晞後爲司州主簿，以無行被斥，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。轉豫章內史，以母憂，不之官。服闋，拜徐州刺史。時石崇爲都督，性雖驕暴，而紹將之以道，崇甚親敬之。後以長子喪去職。

元康初，爲給事黃門侍郎。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，年少居位，潘岳、杜斌等皆附託焉。謐求交於紹，紹距而不答。及謐誅，紹時在省，以不阿比凶族，封弋陽子，遷散騎常侍，

領國子博士。太尉、廣陵公陳準薨，太常奏諡，紹駁曰：「諡號所以垂之不朽，大行受大名，細行受細名，文武顯於功德，靈厲表於闇蔽。自頃禮官協情，諡不依本。準諡爲過，宜諡曰繆。」事下太常。時雖不從，朝廷憚焉。

趙王倫篡位，署爲侍中。惠帝復阼，遂居其職。司空張華爲倫所誅，議者追理其事，欲復其爵，紹又駁之曰：「臣之事君，當除煩去惑。華歷位內外，雖粗有善事，然闔棺之責，著于遠近，兆禍始亂，華實爲之。故鄭討幽公之亂，斲子家之棺，魯戮隱罪，終篇貶輦。未忍重戮，事已弘矣，謂不宜復其爵位，理其無罪。」時帝初反正，紹又上疏曰：「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，革往弊者則政不爽。太一統于元首，百司役于多士，故周文興于上，成康穆于下也。存不忘亡，易之善義；願陛下無忘金墉，大司馬無忘穎上，大將軍無忘黃橋，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。」

齊王冏既輔政，大興第舍，驕奢滋甚，紹以書諫曰：「夏禹以卑室稱美，唐虞以茅茨顯德，豐屋蔀家，無益危亡。竊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，興造功力爲三王立宅，此豈今日之先急哉！今大事始定，萬姓顛顛，咸待覆潤，宜省起造之煩，深思謙損之理。復主之勳不可棄矣，矢石之殆不可忘也。」冏雖謙順以報之，而卒不能用。紹嘗詣冏諮事，遇冏讌會，召董艾、葛旗等共論時政。艾言於冏曰：「嵇侍中善於絲竹，公可令操之。」左右進琴，紹推不受。

問曰：「今日爲歡，卿何吝此邪？」紹對曰：「公匡復社稷，當軌物作則，垂之于後。紹雖虛鄙，忝備常伯，腰紱冠冕，鳴玉殿省，豈可操執絲竹，以爲伶人之事！若釋公服從私宴，所不敢辭也。」問大慚。艾等不自得而退。頃之，以公事免，問以爲左司馬。旬日，問被誅。初，兵交，紹奔散赴宮，有持弩在東閣下者，將射之，遇有殿中將兵蕭隆，見紹姿容長者，疑非凡人，趣前拔箭，於此得免。遂還滎陽舊宅。

尋徵爲御史中丞，未拜，復爲侍中。河間王顒、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，以討長沙王乂，大駕次于城東。乂宣言於衆曰：「今日西討，欲誰爲都督乎？」六軍之士皆曰：「願嵇侍中勳力前驅，死猶生也。」遂拜紹使持節、平西將軍。屬乂被執，紹復爲侍中。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，紹等咸見廢黜，免爲庶人。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，徵紹，復其爵位。紹以天子蒙塵，承詔馳詣行在所。值王師敗績于蕩陰，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，唯紹儼然端冕，以身捍衛，兵交御輦，飛箭雨集，紹遂被害于帝側，血濺御服，天子深哀歎之。及事定，左右欲浣衣，帝曰：「此嵇侍中血，勿去。」

初，紹之行也，侍中秦準謂曰：「今日向難，卿有佳馬否？」紹正色曰：「大駕親征，以正伐逆，理必有征無戰。若使皇輿失守，臣節有在，駿馬何爲！」聞者莫不歎息。及張方逼帝遷長安，河間王顒表贈紹司空，進爵爲公。會帝還洛陽，事遂未行。東海王越屯許，路經滎

陽，過紹墓，哭之悲慟，刊石立碑，又表贈官爵。帝乃遣使冊贈侍中、光祿大夫，加金章紫綬，進爵爲侯，賜墓田一頃，客十戶，祠以少牢。元帝爲左丞相，承制，以紹死節事重，而贈禮未副勲德，更表贈太尉，祠以太牢。及帝卽位，賜諡曰忠穆，復加太牢之祠。

紹誕于行己，不飾小節，然曠而有檢，通而不雜。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，撫卹如所同生。門人故吏思慕遺愛，行服墓次，畢三年者三十餘人。長子眴，有父風，早夭，以從孫翰襲封。成帝時追述紹忠，以翰爲奉朝請。翰以無兄弟，自表還本宗。太元中，孝武帝詔曰：「褒德顯仁，哲王令典。故太尉、忠穆公執德高邈，在否彌宣，貞潔之風，義著千載。每念其事，愴然傷懷。忠貞之胤，蒸嘗宜遠，所以大明至節，崇獎名教。可訪其宗族，襲爵主祀。」於是復以翰孫曠爲弋陽侯。

含字君道。祖喜，徐州刺史。父蕃，太子舍人。含好學能屬文。家在鞏縣亳丘，自號亳丘子，門曰歸厚之門，室曰慎終之室。楚王瑋辟爲掾。瑋誅，坐免。舉秀才，除郎中。

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尙主，館宇甚盛，圖莊周于室，廣集朝士，使含爲之讚。含援筆爲弔文，文不加點。其序曰：「帝婿王弘遠，華池豐屋，廣延賢彥，圖莊生垂綸之象，記先達辭聘之事，畫真人於刻桷之室，載退士於進趣之堂，可謂託非其所，可弔不可讚也。」其辭曰：「邁

矣。莊周，天縱特放，大塊授其生，自然資其量，器虛神清，窮玄極曠。人僞俗季，真風既散，野無訟屈之聲，朝有爭寵之歎，上下相陵，長幼失貫，於是借玄虛以助溺，引道德以自獎，戶詠恬曠之辭，家畫老莊之象。今王生沈淪名利，身尙帝女，連耀三光，有出無處，池非巖石之溜，宅非茅茨之宇，馳屈產於皇衢，畫茲象其焉取！嗟乎先生，高跡何局！生處巖岫之居，死寄彫楹之屋，託非其所，沒有餘辱，悼大道之湮晦，遂含悲而吐曲。」粹有愧色。

齊王冏辟爲征西參軍，襲爵武昌鄉侯。長沙王乂召爲驃騎記室督、尙書郎。乂與成都王穎交戰，「穎軍轉盛，尙書郎旦出督戰，夜還理事。含言于乂曰：『昔魏武每有軍事，增置掾屬。』青龍二年，尙書令陳矯以有軍務，亦奏增郎。今姦逆四逼，王路擁塞，倒懸之急，不復過此。但居曹理事，尙須增郎，況今都官中騎三曹盡出督戰，夜還理事，一人兩役，內外廢乏。含謂今有十萬人，都督各有主帥，推轂授綬，委付大將，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。」乂從之，乃增郎及令史。

懷帝爲撫軍將軍，以含爲從事中郎。惠帝北征，轉中書侍郎。及蕩陰之敗，含走歸滎陽。永興初，除太弟中庶子。西道阻閼，未得應召。范陽王虓爲征南將軍，屯許昌，復以含爲從事中郎。尋授振威將軍、襄城太守。虓爲劉喬所破，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，弘待以上賓之禮。含性通敏，好薦達才賢，常欲崇趙武之諡，加臧文之罪。屬陳敏作亂，江揚震

蕩，南越險遠，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，弘表含爲平越中郎將、廣州刺史、假節。未發，會弘卒，時或欲留含領荊州。含性剛躁，素與弘司馬郭勸有隙，勸疑含將爲己害，夜掩殺之，時年四十四。懷帝卽位，諡曰憲。

王豹

王豹，順陽人也。少而抗直。初爲豫州別駕，齊王冏爲大司馬，以豹爲主簿。冏驕縱，失天下心，豹致牋於冏曰：

豹聞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，將以安主定時，保存社稷者也。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，刑罰不足以爲誅；爲人主而逆其諫者，靈厲不足以爲諡。伏惟明公虛心下士，開懷納善，款誠以著，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。豹伏思晉政漸缺，始自元康以來，宰相在位，未有一人獲終，乃事勢使然，未爲輒有不善也。今公克平禍亂，安國定家，故復因前傾敗之法，尋中間覆車之軌，欲冀長存，非所敢聞。今河間樹根於關右，成都盤桓於舊魏，新野大封於江漢，三面貴王，各以方剛強盛，並典戎馬，處險害之地。且明公興義討逆，功蓋天下，聖德光茂，名震當世。今以難賞之功，挾震主之威，獨據京都，專執大權，進則亢龍有悔，退則蒺藜生庭，冀此求安，未知其福。敢以淺見，陳寫愚情。

昔武王伐紂，封建諸侯爲二伯，自陝以東，周公主之，自陝以西，召公主之。及至其末，霸國之世，不過數州之地，四海強兵不敢入闕九鼎，所以然者，天下習於所奉故也。今誠能尊用周法，以成都爲北州伯，統河北之王侯，明公爲南州伯，以攝南土之官長，各因本職，出居其方，樹德於外，盡忠於內，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，簡良才，命賢儔，以爲天子百官，則四海長寧，萬國幸甚，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，危敗路塞，社稷可保。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，悟張良履足之謀，遠臨深之危，保泰山之安。若合聖思，宛許可都也。

書入，無報，豹重牋曰：

豹書御已來，十有二日，而聖旨高遠，未垂採察，不賜一字之令，不敕可否之宜。蓋霸王之神寶，安危之祕術，不可須臾而忽者也。伏思明公挾大功，抱大名，懷大德，執大權，此四大者，域中所不能容，賢聖所以戰戰兢兢，日昃不暇食，雖休勿休者也。昔周公以武王爲兄，成王爲君，伐紂有功，以親輔政，執德弘深，聖恩博遠，「三」至忠至仁，至孝至敬。而攝事之日，四國流言，離主出奔，居東三年，賴風雨之變，成王感悟。若不遭皇天之應，神人之察，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。「三」至于執政，猶與召公分陝爲伯。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。且元康以來，宰相之患，危機竊發，不及容思，密禍潛起，

輒在呼籲，豈復晏然得全生計！前鑒不遠，公所親見也。君子不有遠慮，必有近憂，憂至乃悟，悔無所及也。

今若從豹此策，皆遣王侯之國，北與成都分河爲伯，成都在鄴，明公都宛，寬方千里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，結好要盟，同獎皇家，貢御之法，一如周典。若合聖規，可先旨與成都共論。雖以小才，願備行人。昔廝養，燕趙之微者耳，百里奚，秦楚之商人也，一開其說，兩國以寧。況豹雖陋，大州之綱紀，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。故身雖輕，其言未必否也。

問令曰：「得前後白事，具意，輒別思量也。」

會長沙王父至，于問案上見豹牋，謂問曰：「小子離間骨肉，何不銅駝下打殺！」問既不能嘉豹之策，遂納父言，乃奏豹曰：「臣忿姦凶肆逆，皇祚顛墜，與成都、長沙、新野共興義兵，安復社稷，唯欲勦力皇家，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，此臣夙夜自誓，無負神明。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，敢造異端，謂臣忝備宰相，必遭危害，慮在一旦，不祥之聲可躡足而待，欲臣與成都分陝爲伯，盡出藩王。上誣聖朝鑒御之威，下長妖惑，疑阻衆心，噂嗜背憎，巧賣兩端，訕上謗下，讒內間外，造惡導姦，坐生猜嫌。昔孔丘匡魯，乃誅少正；子產相鄭，先戮鄧析，誠以交亂名實，若趙高詭怪之類也。豹爲臣不忠不順不義，輒敕都街考竟，以明邪正。」豹

將死，曰：「懸吾頭大司馬門，見兵之攻齊也。」衆庶冤之。俄而罔敗。

劉沈

劉沈字道眞，燕國薊人也。世爲北州名族。少仕州郡，博學好古。太保衛瓘辟爲掾，領本邑大中正。敦儒道，愛賢能，進霍原爲二品，及申理張華，皆辭旨明峻，爲當時所稱。

齊王罔輔政，引爲左長史，遷侍中。于時李流亂蜀，詔沈以侍中、假節，統益州刺史羅尚、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。行次長安，河間王罔請留沈爲軍司，遣席遠代之。後領雍州刺史。及張昌作亂，詔罔遣沈將州兵萬人并征西府五千人，自藍田關以討之，罔不奉詔。沈自領州兵至藍田，罔又逼奪其衆。長沙王父命沈將武吏四百人還州。

張方既逼京都，王師屢敗，王瑚、祖逖言于父曰：「劉沈忠義果毅，雍州兵力足制河間，宜啓上詔與沈，使發兵襲罔，罔窘急，必召張方以自救，此計之良也。」父從之。沈奉詔馳檄四境，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、塢壁甲士萬餘人，以安定太守衛博、新平太守張光、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登，襲長安。罔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，爲東軍聲援，聞沈兵起，還鎮渭城，遣督護虞襲率步騎萬餘人逆沈于好時。接戰，襲衆敗，罔大懼，退入長安，果急呼張方。沈渡渭而壘，罔每遣兵出鬪，輒不利。沈乘勝攻之，使澹、博以精甲五千，從長安門而入，力

戰至颺帳下。沈軍來遲，颺軍見澹等無繼，氣益倍。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颺，橫擊之，大戰于府門，博父子皆死之，澹又被擒。颺奇澹壯勇，將活之。澹不爲之屈，於是見殺。沈軍遂敗，率餘卒屯于故營。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，沈軍大驚而潰，與麾下百餘人南遁，爲陳倉令所執。沈謂颺曰：「夫知己之顧輕，在三之節重，不可違君父之詔，量強弱以苟全。投袂之日，期之必死，蒞醢之戮，甘之如薺。」辭義慷慨，見者哀之。颺怒，鞭之而後腰斬。有識者以颺干上犯順，虐害忠義，知其滅亡不久也。

麴允 焦嵩

麴允，金城人也。與游氏世爲豪族，西州爲之語曰：「麴與游，牛羊不數頭。」南開朱門，北望青樓。」

洛陽傾覆，閻鼎等立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，鼎總攝百揆。允時爲安夷護軍、始平太守，心害鼎功，且規權勢，因鼎殺京兆太守梁綜，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，允走之。會雍州刺史賈疋爲屠各所殺，允代其任。

愍帝卽尊位，以允爲尚書左僕射、領軍、持節、西戎校尉、錄尚書事，雍州如故。時劉曜、殷凱、趙染數萬衆逼長安，允擊破之，擒凱於陣。曜復攻北地，允爲大都督、驃騎將

軍，次于青白城以救之。〔公〕曜聞而轉寇上郡，允軍于靈武，以兵弱不敢進。曜後復圍北地，太守麴昌遣使求救，允率步騎赴之。去城數十里，羣賊繞城放火，煙塵蔽天，縱反間詐允曰：「郡城已陷，焚燒向盡，無及矣。」允信之，衆懼而潰。後數日，麴昌突圍赴長安，北地遂陷。

允性仁厚，無威斷，吳皮、王隱之徒，無賴凶人，皆加重爵，新平太守竺恢、始平太守楊像、扶風太守竺爽、安定太守焦嵩，皆征鎮杖節，加侍中、常侍，村塢主帥小者，猶假銀青、將軍之號，欲以撫結衆心。然諸將驕恣，恩不及下，人情頗離，由是羌胡因此跋扈，關中淆亂，劉曜復攻長安，百姓飢甚，死者太半。久之，城中窘逼，帝將出降，歎曰：「誤我事者，麴、索二公也。」帝至平陽，爲劉聰所幽辱，允伏地號哭不能起。聰大怒，幽之於獄，允發憤自殺。聰嘉其忠烈，贈車騎將軍，諡節愍侯。

焦嵩，安定人。初率衆據雍。曜之逼京都，允告難於嵩，嵩素侮允，曰：「須允困，當救之。」及京都敗，嵩亦尋爲寇所滅。

賈渾

賈渾，不知何郡人也。太安中，爲介休令。及劉元海作亂，遣其將喬晞攻陷之。渾抗

節不降，曰：「吾爲晉守，不能全之，豈苟求生以事賊虜，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！」晞怒，執將殺之，晞將尹崧曰：「將軍舍之，以勸事君。」晞不聽，遂害之。

王育

王育字伯春，京兆人也。少孤貧，爲人傭牧羊，每過小學，必歔歔流涕。時有暇，卽折蒲學書，忘而失羊，爲羊主所責，育將鬻己以償之。同郡許子章，敏達之士也，聞而嘉之，代育償羊，給其衣食，使與子同學，遂博通經史。身長八尺餘，鬚長三尺，容貌絕異，音聲動人。子章以兄之子妻之，爲立別宅，分之資業，育受之無愧色。然行己任性，頗不偶俗。妻喪，弔之者不過四五人，然皆鄉閭名士。

太守杜宣命爲主簿。俄而宣左遷萬年令，杜令王攸詣宣，「宣宣不迎之，攸怒曰：「卿往爲二千石，吾所敬也。今吾儕耳，何故不見迎？欲以小雀遇我，使我畏死鷄乎？」育執刀叱攸曰：「君辱臣死，自昔而然。我府君以非罪黜降，如日月之蝕耳，小縣令敢輕辱吾君！汝謂吾刀鈍邪，敢如是乎！」前將殺之。宣懼，跣下抱育，乃止。自此知名。

司徒王渾辟爲掾，除南武陽令。爲政清約，宿盜逃奔他郡。遷并州督護。成都王穎在鄴，又以育爲振武將軍。劉元海之爲北單于，育說穎曰：「元海今去，育請爲殿下促之，不

然，懼不至也。」穎然之，以育爲破虜將軍。元海遂拘之，其後以爲太傅。

韋忠

韋忠字子節，平陽人也。少慷慨，有不可奪之志。好學博通，性不虛諾。閉門修己，不交當世，每至吉凶，親表贈遺，一無所受。年十二，喪父，哀慕毀悴，杖而後起。司空裴秀弔之，匍匐號訴，哀慟感人。秀出而告人曰：「此子長大必爲佳器。」歸而命子頤造焉。服闋，遂廬於墓所。頤慕而造之，皆託行不見。家貧，藜藿不充，人不堪其憂，而忠不改其樂。頤爲僕射，數言之於司空張華，華辟之，辭疾不起。人問其故，忠曰：「吾茨簷賤士，本無宦情。且茂先華而不實，裴頠慾而無厭，棄典禮而附賊后，若此，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！裴常有心託我，常恐洪濤蕩嶽，餘波見漂，況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！」

太守陳楚迫爲功曹。會山羌破郡，楚攜子出走，賊射之，中三創。忠冒刃伏楚，以身捍之，泣曰：「韋忠願以身代君，」乞諸君哀之。」亦遭五矢。賊相謂曰：「義士也！」舍之。忠於是負楚以歸。後仕劉聰，爲鎮西大將軍、平羌校尉，討叛羌，矢盡，不屈節而死。

辛勉

辛勉字伯力，隴西狄道人也。父洪，左衛將軍。勉博學，有貞固之操。懷帝世，累遷爲侍中。及洛陽陷，隨帝至平陽。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，勉固辭不受。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，勉曰：「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，事二姓，下見武皇帝哉！」引藥將飲，度遽止之曰：「主上相試耳，君真高士也！」歎息而去。聰嘉其貞節，深敬異之，爲築室于平陽西山，月致酒米，勉亦辭而不受。年八十，卒。

勉族弟賓，愍帝時爲尙書郎。及帝蒙塵於平陽，劉聰使帝行酒洗爵，欲觀晉臣在朝者意。賓起而抱帝大哭。聰曰：「前殺庾珉輩，故不足爲戒邪！」引出，遂加害焉。

劉敏元

劉敏元字道光，北海人也。厲己修學，不以險難改心。好星曆陰陽術數，潛心易、太玄，不好讀史，常謂同志曰：「誦書當味義根，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！」易者，義之源，太玄，理之門，能明此者，卽吾師也。」

永嘉之亂，自齊西奔。同縣管平年七十餘，隨敏元而西，行及滎陽，爲盜所劫。敏元已免，乃還謂賊曰：「此公孤老，餘年無幾，敏元請以身代，願諸君舍之。」賊曰：「此公於君何親？」敏元曰：「同邑人也。窮窶無子，依敏元爲命。諸君若欲役之，老不堪使，若欲食之，復